

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选



◎陈琳/译

作家出版社

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选

陈 琳 ◎ 译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选/ (俄国)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; 陈琳译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6. 2

ISBN 7-5063-3593-X

I. 陀… II. ①陀…②陈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俄国-近代
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0578 号

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选

作者: (俄国) 陀思妥耶夫斯基

译者: 陈琳

责任编辑: 冯京丽

装帧设计: 刘志豪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装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80 千

印张: 12

插页: 3

版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593-X

定价: 30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译 者 的 话

19世纪俄国文坛上群星璀璨，异彩纷呈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其中耀眼的一颗。

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结缘还是在上世纪50年代，那时我在军队从事翻译工作。50年代末60年代初，中苏关系紧张，苏联顾问陆续从中国撤走，我们的翻译工作也陷于停顿状态。为了提高翻译水平，加强笔译能力，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选修了几门外国文学课程，从而比较集中地阅读了一些外国文学名著。在俄罗斯古典文学中，我比较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。我觉得他无论在写景、叙事，还是在状物、刻画人物方面，都很细致生动，特别在对人物的心理剖析上尤有独到之处。解放前陀氏小说的中译本虽然不少，但有些可能是由英译本转译过来的，其中颇多删节和错处，读起来总有一种不甚了了的感觉。这时我便开始阅读起陀氏的俄文原著，并萌生了翻译陀氏作品以提高自己业务能力的念头。

当时我正同好友沈序合译一部由苏联少数民族作家写的长篇小说《冲击》。但未等到该书完稿，她便因难产而与世长辞了。在这之后，该书的统稿工作便由沈序爱人俞铭璜同志一人担当起来，数月后交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《冲击》一书出版后，我把自己想译陀氏作品的想法告诉了俞铭璜同志，他极力支持。于是便以我和沈序名义同上海文艺出版社签订了陀氏的《涅朵奇卡·涅茨瓦诺娃》（1849年）、《穷人》（1846年）、《白夜》（1848年）三个中篇小说的翻译合同。经过两年多的紧张翻译，又经

过俞铭璜同志在文字上的认真推敲和润色,《涅朵奇卡·涅茨瓦诺娃》一书终于于1959年10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。在这之后的几年里,我又陆续翻译了《穷人》和《白夜》。但这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,“文革”的阴云日益逼近了,此时,已没有一个出版社还敢于接受出版这类“封资修”的东西,我只好把译稿收藏起来。这一耽搁不知不觉就跨过了一个世纪。直到2003年,我整理完《陈伯钧日记·文选》并交付出版后,有了一些空闲时间,才找出这两篇我倾注了不少心血的译稿,重新认真地读了一遍,觉得它们还是有出版价值的。于是,我便字斟句酌地进行加工修改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,出版前的全部工作终于完成了。为了便于阅读,我把《穷人》和《白夜》与已出版过的《涅朵奇卡·涅茨瓦诺娃》编成一册,以《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选》的书名出版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三篇作品虽然篇幅都不大,但就其创作内容和风格而言,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,对研究和喜爱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我国读者有其现实意义。

此外,我之所以要在耄耋之年费力地去做这件事情,还因为这些旧译稿是我那早已逝去的青春岁月留下的纪念物,使它们印行问世,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。

今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85周年,我将此书做为一束鲜花,献给这位毕生都在同情生活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俄罗斯文学巨匠!

陈 琳

2006.1 于301医院病榻

目 录

译者的话	(1)
穷人	(1)
白夜	(137)
涅朵奇卡·涅茨瓦诺娃	(199)
附：1959 年出版《涅朵奇卡·涅茨瓦诺娃》 时的译后记	(377)

1
1

穷人



哦，这些鬼作家真把我作弄得够呛！他们不懂得应该写一些有益的、令人愉快的好作品，却把地里的秽物一古脑端出来了！……真该禁止他们创作！瞧，这像什么？你读着……情不自禁地问，——于是各种邪念都钻进脑子里来；实在该禁止他们创作；着实该禁止他们创作。

——瓦·弗·奥古士丁

我的宝贝瓦尔瓦拉·阿列克塞耶芙娜：

昨天我很快活，非常快活，快活到极点！您这个任性的丫头，总算有一次听了我的话。晚上，八点钟时，我醒来（您知道，宝贝，工作之后我喜欢睡一会儿），点起蜡烛，准备好纸张，修好笔尖，忽然，无意中我抬起眼睛，——真的，我的心跳得厉害极了！您总算明白我想要什么，我的心在渴望什么了！我看到，您的窗帘的一角卷起来，挂到凤仙花盆上，正象从前我暗示您的那样；猝然间我觉得，您的小脸蛋儿也在窗前闪了一下，我觉得，您也在从您的房子里望我，并且在想念我。但是很遗憾，我的爱，我不能看清楚您那美丽的小脸蛋儿！从前，我看东西也很清楚，宝贝。年老不是喜事，我的亲爱的！现在，不知怎的，眼睛总是发花；晚上稍稍加点班，写点东西，第二天早上眼睛就通红，流泪，甚至弄得你见不得人。然而，小天使，在我的想象中，您的笑容，您的天真诚挚的笑容，依然是那样清晰，而且我心里的感觉，也正象那时我吻您的时候一样。瓦莲卡，——记得吧，小天使？知道吗，我的爱？我甚至觉得，您正在伸出指头吓唬我！对吗，淘气鬼？您一定要把这一切详细地写到您的信里。

喂，瓦莲卡，我的这个要您挂窗帘儿的主意不错吧？妙极了，对吗？不论是工作，是睡觉，还是醒来，我马上就会知道，您在想我，念我，而您自己却很健康和快乐。您放下帘子——就是说，再见啦，马卡尔·阿列克塞维奇，该睡觉了；您挂起帘子——就是说，早安，马卡尔·阿列克塞维奇，您睡得好吗？或者是说：您的身体健康吗，马卡尔·阿列克塞维奇？至于我自己，感谢上帝，我很健康而且平安无事！您看，我的心肝，这个主意有多妙；而且信也用不着写了！真滑稽，对吗？可是，要知道，这是我的发明！对于这类事我也不外行吧，瓦尔瓦拉·阿列克塞耶芙娜？

我要告诉您，我的宝贝，瓦尔瓦拉·阿列克塞耶芙娜，今天夜里我睡得出乎意料地香，因此我很满意；虽然，新搬了家，通常总是睡不好的；老觉得不是滋味！今天我起来简直像头雄鹰——神气而且快活！宝贝，今天早晨多么好啊，我把小窗户打开；太阳照进来，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，空气里散发出春天的馨香，整个大自然都苏醒了——而且，其余的一切也都很协调；一切都井然有序，带着春天的气息。甚至今天，我的幻想也特别令人惬意，并且全是在想您，瓦莲卡。我把您比做那为了安慰人们、为了装饰大自然而生就的一只在天空飞翔的小鸟。于是立刻我想到，瓦莲卡，我们这些生活在忧愁和不安中的人，也应该羡慕鸟儿们的那种无忧无虑、天真烂漫的生活，——真的，而且其余的一切想法也都与此相同；也就是说，我总是在做着这样一些渺茫的比较。我有一本书，瓦莲卡，里面也都是这样一些东西，写得特别详细。我所以要写这些，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幻想，宝贝。瞧，现在是春天，所以一切想法都是十分惬意、十分俏皮、十分有趣的，而且幻想也都变得温柔了；都蒙上一层玫瑰色。我就是为此才写这一

切的；不过，这一切我都是从书上抄来的。作家把这种愿望用诗表现出来，写道——

为什么我不是鸟，不是猛禽！

以及诸如此类的话。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思想，就不提了！对了，今天早上您上哪儿去了，瓦尔瓦拉·阿列克塞耶芙娜？我还没有去上班，可是您，恰似一只春天的小鸟一般，已经飞出房间，非常快乐地走过院子了。看到您我是多么快活啊！哦，瓦莲卡，瓦莲卡！您不要忧愁；眼泪是不能减轻您的痛苦的；这我知道。我的宝贝，我从经验中知道。现在您安静了，而且身体也恢复了一些。那么，您的菲朵拉好吗？哦，她真是一个好心肠的女人！瓦莲卡。您给我来信吧，告诉我您同她现在生活得怎样，一切都满意吗？菲朵拉有点爱唠叨；不过您不要放在心上，瓦莲卡。让她去唠叨吧！她的心是好的。

我已经给您描写过我们这儿的铁列莎了，——也是一个心好忠厚的女人。本来我很担心我们的信，不知该怎样传递才好。恰好，上帝把铁列莎赐给我们了，真幸运。她是一个温柔、不大说话的好人。可是我们的女房东简直是一个泼妇。她把铁列莎当做一块破布一样地使唤。

瞧，我搬到一个什么样的贫民窟来了，瓦尔瓦拉·阿列克塞耶芙娜！嗨，这也算是房子！从前我象聋子似地生活着，您是知道的：静悄悄的；有时，飞来一只苍蝇都能听到。可是这里，喧哗，叫喊，吵嚷！对了，您还不大知道这里的情况。您大致设想一下，长长的一条走廊，又暗又脏。走廊的右侧是一堵不透风的墙，左侧是一个挨一个的房间，一排地伸过去，好像旅馆的房间一样，人们就租这些房子来往，每一个房门里有一间房子；每一间房子住两个至三个人。别问有多乱了，——简直是诺亚方舟！不过，看来，人还好，都是些受过教育的、

有学问的人。还有一个小官（他在文化机关里供职），书读得多极了，他谈荷马、谈伯兰布，谈他们机关里的每一个作家，什么都能谈，——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！这里还住着两个军官，整天赌牌。还住着一个海军准尉；英国教师。您别忙，我会使您开心的，宝贝；我将在下一封信里饶有风趣地描写他们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物，详详细细地写给您。我们的女房东，——是一个矮小而且肮脏的老太婆，整天拖双拖鞋，穿件睡衣走来走去，不停地申斥铁列莎。我住在厨房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应该是这样：挨着厨房有一间房子（应该向您指出，我们的厨房是干净、明亮、宽敞的），房间不大，挺小的半间屋……也就是说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厨房很大，有三个窗户，顺着我的房间的横壁，安了一付挡板。这样似乎就增加了一个房间，额外的房间；一切都方便而且自在，有窗户，而且一切——总而言之，一切都方便极了。这就是我的小屋的情况。不过，您可不要以为，宝贝，这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、别的意思；瞧，这样说，就是厨房了！——也就是说，看来，我就住在挡板后边的这个房间里，但是这没有关系；我可以独自一个、安静地、悄悄地生活。我在自己房间里放了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个厨柜，两把椅子，还挂了一幅圣像。固然有比较好的房间，——也许，要好得多的房间，但方便是主要的；我就是图个方便，您千万不要以为，这是有别的目的。对面就是您的窗户，中间是院子；而院子不宽，随时可以看见您，——这对我，一个不幸的人，是造福，而且还便宜。我们这儿最差的房间，带伙食一共是卅五个纸卢布。付不起！可是我的房间只需付七个纸卢布，加上五个卢布的伙食；总共廿四个半纸卢布，而从前平均要付卅个卢布，因此就得从各方面来节省开支；不经常喝茶，而现在可以省出喝茶和吃糖的钱了。

这，您知道，我的亲爱的，不喝茶总有点不好意思；这里的人总还算富裕的，所以真不好意思。为了别人而喝茶，瓦莲卡，为了装腔作势；我倒是不在乎，我不是一个爱挑剔的人。这样您想想，口袋里——多少总是需要一点的——比方鞭子啊，衣服啊——还能剩下多少钱呢？这就是我的全部薪水。我倒并不抱怨，我很满足。这就够了。而且几年来都够了；除此而外，有时还有一些赏金。好啦，再见，我的小天使。我买了两盆凤仙花和一盆天竺葵，——不贵。不过您也许喜欢木犀草吧？那里也有木犀草，您来信吧；您知道吗？一切要尽可能详细地写。不过，您不要胡思乱想，怎么我会租了这样一间房子的，宝贝。不，这是为的方便，方便引诱了我。要知道，宝贝，我正在积蓄钱存起来；我也有几个钱了。您不要把我当成这样一个不中用的人，似乎一只苍蝇也可以用翅膀打伤我。不，宝贝，为了自己，我是不会上当的，而且我的性格也同常人一样，是相当顽强、而且能随遇而安的。再见，我的小天使！我拉拉杂杂地给您写了几乎两张纸，我早该上班去了。吻您的指头，宝贝！

您的寒微的仆人，忠实的朋友

马卡尔·捷乌式金

4月8日

附：我只求您一件事：请尽可能详细地给我回信，我的小天使。随信送上糖一包，瓦莲卡；为了健康，把这些糖吃了吧，看上帝面上；不要为我担心，不要不高兴。好啦，不谈了，再见，宝贝。

马卡尔·阿列克塞维奇先生：

您知道吗，我真要跟您吵架了？我向您发誓，亲爱的马卡尔·阿列克塞维奇，接受您的礼物，甚至叫我难过。我知道，它们费了您多少钱，要您在本来就刻苦的生活中再做出多大的牺牲。我对您说过好多次，我什么东西也不缺，一点也不缺；对于您从前给我的好处，我已经无法报答了。干吗又送这几盆花呢？比方，凤仙花倒无所谓，干吗要买天竺葵呢？只要些微不留意，说到什么东西，例如，天竺葵吧，您马上就去买；很贵，是吗？天竺葵的花真美呀！殷红的十字形花瓣。您在哪里搞到这样漂亮的天竺葵的？我把它摆在窗台中间，最显眼的地方；在地板上我放了一条凳子，凳子上还有几盆花，瞧，现在我就等发财了！菲朵拉高兴极了；此刻我们的房子简直成了天堂——清洁，明亮！可是，干吗要买糖呢？真的，一看信，我就猜到，您的情绪有点变化——什么天堂呵，什么春天呵，什么飘散着的香气呵，什么叽叽喳喳叫唤的小鸟呵。这是什么，难道能说这里没有诗？真的，在您的信里就缺少一点诗的格式，马卡尔·阿列克塞维奇！至于那些温柔的感情，玫瑰色的幻想——这里都有！关于窗帘的事，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；它大概是在我放花盆的时候，无意中挂到窗子上的；可您就想了那么多！

哦，马卡尔·阿列克塞维奇！无论您怎么说，怎么计算自己的收入来骗我，来证实钱都是为您一个人用了，但您是瞒不过我的，一点也瞒不过。显然，您为了我，节省了必要的开销。比方，您怎么想起去租这样一间房子呢？要知道您是不会得到安静的；房子小而且不方便。您喜欢孤独，可是那里，在您的周围什么没有！从您的薪水来看，您本来可以生活得相当好。菲朵拉说，您从前生活得比现在好得多。当真您就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：孤独，穷困，忧愁，听不到一句友好关切的

话，租着别人的半间房？哦，亲爱的朋友，我多么可怜您！至少也该爱惜自己的身体，马卡尔·阿列克塞维奇！您说，您的眼睛坏了，那就别在灯光下写东西了；干吗还要写呢？不这样，大概您的上司也会知道您对工作 is 勤奋的。

我再一次恳求您，别在我身上花那么多钱。我知道，您爱我，可是您也并不宽裕……今天我也愉快地起了床。心里非常高兴；菲朵拉老早就已经干开活儿了，而且还给我找了些活儿做。我快活极了；只等买到丝线，就开始做。整个早晨，我的心都轻松极了，我太快乐了！可是，现在又都是些沉重的念头，整个的心苦闷透顶。

哦，我会变成什么样呢？我的命运将是怎样的呢？我痛苦——自己一无所知，我痛苦——自己没有前途，甚至不能预测自己会发生什么事。回顾过去，也很害怕。过去充满了忧伤，想到过去心都会裂开。我至死都要诅咒那些侮辱我的恶棍！

天黑了。该做活儿啦。我想给您写许多，可是没有时间了，活儿很急。需要赶紧做。当然，写信是件好事；总不会那么枯燥。可是，为什么您老是不到我们这里来呢？为什么，马卡尔·阿列克塞维奇？要知道现在您离我们很近，而且有时您是可以抽出空闲时间的。请到我们这儿来吧！我见到您的铁列莎了。她好象病得很重；我很可怜她；我给了她廿个戈比。对了，差点忘记了：下次来信一定要尽可能详细地谈谈您的生活。您周围都是些什么人？您同他们处得好吗？我非常想知道这一切。注意，一定详细写！今天我要有意挂起窗帘的角儿。您早点睡觉；昨天半夜，我还看到您房间里有灯光。好啦，再见。今天是苦恼、寂寞而且痛苦的！也许日子就是这样！再见。

您的瓦尔瓦拉·朵布罗塞洛娃

4月8日

瓦尔瓦拉·阿列克塞耶芙娜女士：

是的，宝贝，是的，我的亲爱的，也许这样一天真叫我这个不幸的人遇上了！是的；您对我这个老头子开玩笑，瓦尔瓦拉·阿列克塞耶芙娜！不过，是我错了，完完全全地错了！一个上了岁数头发只剩下一小撮的人，本来不该干出这种暧昧和风流事……而且还要告诉您，宝贝：有时人是奇怪的，非常之奇怪。哦，我的主啊！只要说点什么，马上就扯远了！结果怎样呢，有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也没有，而只是些废话，愿上帝保佑我！哦，宝贝，我不生气，只是在回想起这一切时，我很难过，我懊悔不该给您写那样愚蠢、那样做作的信。今天我上班去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特别高兴，兴致勃勃的！我兴奋地拿起纸，——可是后来怎样呢？后来一打量四周，一切依然如故，——灰溜溜的，暗淡无光。墨迹依然是墨迹，桌子、纸张依然是桌子、纸张，而且我也是老样子，从前是什么样，现在依然是那样，——既然如此，干吗原先要乘飞马（注一）奔驰呢？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？是因为太阳一度出现，天空变成玫瑰色的原因吗？是这样吗？而且还谈到什么馨香！然而就在我们院子里，窗户下面，什么脏东西没有啊！不用说，这一切只是我一时的错觉。要知道，有时一个人简直会被自己的情感迷惑而胡说八道。这无非是由于过分的痴心妄想所致。回家的时候，我不是在走路，而是一步一步地拖回来的；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头痛极了；真是，一病未好，又添一病（大概我的脊背着凉了）。我像傻瓜似地喜欢春天，所以穿了一件夹大衣就上街了。您误解了我的感情，我的亲爱的！您把这种感情的流露完全理解到另一方面去了。父爱，真正的纯洁的父

爱，鼓舞着我，瓦尔瓦拉·阿列克塞耶芙娜；因为在您的悲痛的孤儿生活中，我代替了您生身的父亲；我说这些话是出自内心，是以一个亲属的身份来说的。所以不管怎样，即使我是您的远亲，即使，用俗话说，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，但总是亲戚，而且现在还是您最亲近的亲戚和保护人了；因为在那里，在您最有权利找到庇护的地方，却蒙受了侮辱和欺骗。说到作诗，我要告诉您，宝贝，象我这样上了年岁的人，是不适于学作诗的。诗是无稽之谈！现在就连学校念书的孩子，为作诗还要挨打呢……瞧，就是这样，我的亲爱的。

您给我写了些什么呀，瓦尔瓦拉·阿列克塞耶芙娜：什么舒适啊，什么安静啊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？我的宝贝，我不是一个爱挑剔、好讲究的人，我从来没有比现在生活得好，那么干吗要在老年的时候吹毛求疵呢？我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有靴子穿；还要胡思乱想什么呢！我不是贵族！我的父亲也不是出自贵族门第，而且按其收入来说，他比我还少，此外他还得养家活口。我不是娇生惯养的人！不过，说老实话，我原先住的房子要比这里好得多，比较宽敞，宝贝。当然，现在我的房子也不坏，甚至从某一方面来说，更有生气些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还可以说更多样化一些；对于这，我是不能有所指责的，但总舍不得老房子。我们这些老年人，也就是说上了年纪的人，总是看老东西亲。您知道，我原先住的房子很小；有墙壁……是的，这有什么可说的！——墙壁就是墙壁，问题不在墙壁上，而是每当回忆起我以往的一切，心里就有无限的忧伤……但是说也很怪，虽然忧伤，可那些回忆和往事都是令人愉快的。甚至那些曾经使人头晕，有烦劳之烦恼的东西，不知怎的，在回忆中也变得纯洁起来，并且在我的想象中涂上了一层诱人的色彩。我们过去生活得很幸福，瓦莲卡；就是我和我的房东，